

图解世界

古代（公元前3000年～公元500年）

战争战法

装备、作战技能和战术

著者 / (英) 西蒙·安格里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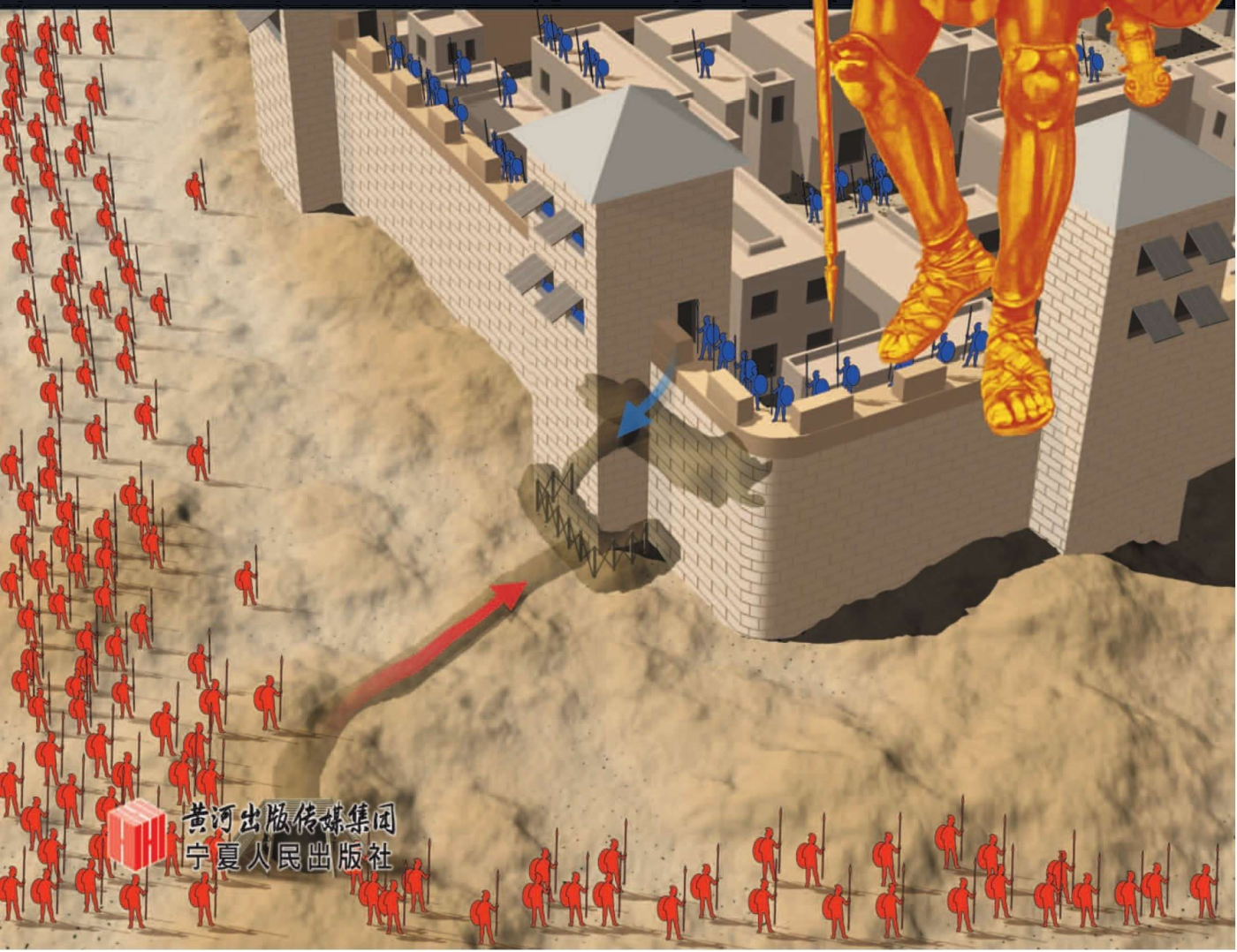
[美] 菲莉斯·杰斯蒂丝

[美] 罗勃·赖斯

[美] 斯科特·鲁希

[英] 约翰·塞拉蒂

译者 / 周桂银 邓兵 严雷 王睿 尹璐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解世界

古代(公元前3000年~公元500年)

战争战法

装备、作战技能和战术

著者/[英]西蒙·安格里姆

[美]菲莉斯·杰斯蒂丝

[美]罗勃·赖斯

[美]斯科特·鲁希

[英]约翰·塞拉蒂

译者/周桂银 邓兵 严雷 王睿 尹璐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解世界战争战法:装备、作战技能和战术.古代:公元前3000年~公元500年 /
[英]安格里姆等著;周桂银等译. —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4(2011.1重印)
ISBN 978-7-227-03766-8

I.图… II.①安…②周… III.作战方法—史料—世界—前3000~500 IV.E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7938号

版权贸易合同审核登记宁字第2006008号
Fighting Techniques of the Ancient World 3000BC- AD500:
Equipment, Combat Skills and Tactics
Copyright © Amber Books Ltd 2002

图解世界战争战法 古代(公元前3000年~公元500年)
——装备、作战技能和战术

[英]西蒙·安格里姆 等著
周桂银 等译

策 划 郭光华
责任编辑 刘建英 康景堂
装帧设计 项玉杰
责任印制 霍珊珊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华地彩色印刷厂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5.5
印刷委托书号(宁) 0003731 字数 240千
版次 2008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1月第2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3766-8/E·28

定价 4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步兵的作用·····	3
第二章	
骑兵战·····	75
第三章	
指挥与控制·····	131
第四章	
围攻战·····	175
第五章	
海 战·····	219
参考书目举要·····	2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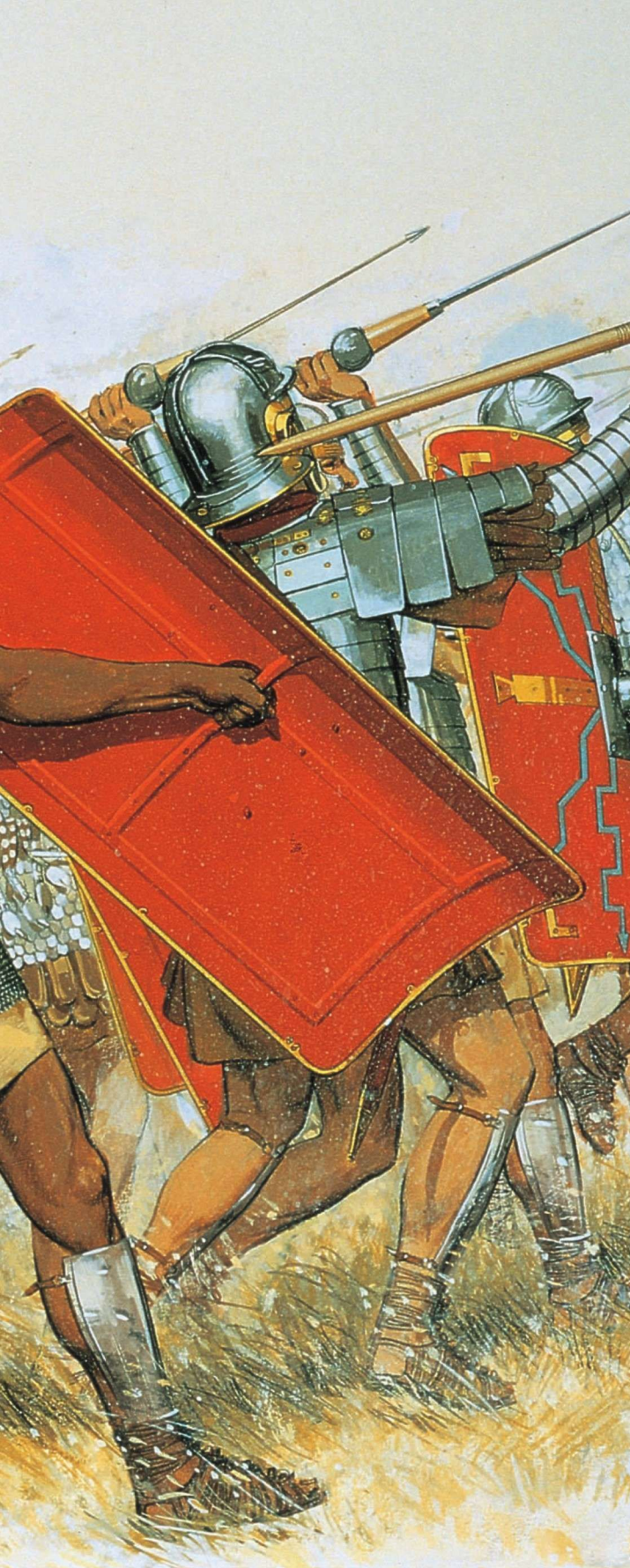
步兵的作用

在最古老的军队中，步兵是基本要素。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希腊方阵和罗马军团，但是其他国家的步兵也是同样重要的因素。

步兵是军队的中间力量，具有进攻与防御的同等效能。大多数战斗都取决于步兵能否逼近并消灭敌军（或迫使敌军投降），或者能否抵御敌军攻击，坚守阵地。

步兵有两种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但自古代至公元 19 世纪，大多数步兵部队都只专长其一而不是两者兼顾，其训练、编制及装备也相应据此进行。方法一是突击，即攻方集中兵力迅猛攻击敌方，突破其薄弱点或攻入侧翼。突击部队往往以密集编队，在一条狭窄的战线上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

本图展现了罗马军团的力量，图拉真军队的步兵军团正投掷短矛以打败大夏人的进攻。短矛的尖端在刺入敌人的盾牌后会发生弯曲，敌人不得不扔掉盾牌或让其行动受到短矛重量的阻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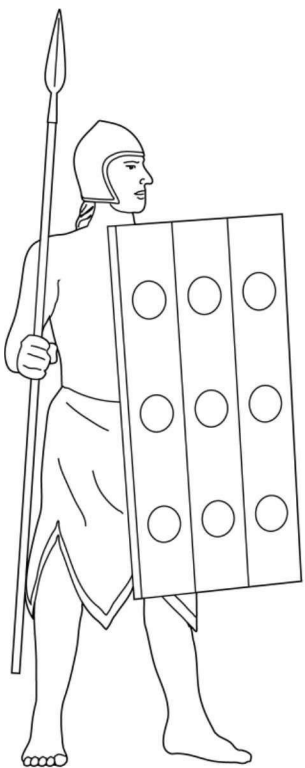


士兵们身披护身铠甲，擅长近身肉搏或使用短程投射武器。他们往往被深刻灌输以宗教信仰、政治信念或是男子汉行为准则，以此来使他们的攻势和信心最大化。方法二是以远程投射武器射杀敌军。投射部队通常轻装，运动队形比突击部队松散，利用自身的灵活机动占领有利的投射阵地并避开突击部队的反击。他们通常被称作“散兵”，还可执行侦察与袭扰任务。

大多数军队兼有这两类步兵。突击步兵与投射步兵的结合不仅增加了指挥官的选择余地，而且给敌人造成了一种两难困境：如果他集结兵力进行突击行动，那他就给投射步兵送上了一个集中靶；如果他为了将投射的杀伤降到最低而分散兵力，那又很容易遭到突击部队的打击。

本章考察了这两类步兵在公元前 3000 年～公元 500 年的发展演变。这一时期最为

苏美尔武士手持青铜长矛和由厚木板制成的木盾牌，铜头盔是他仅有的其他防护装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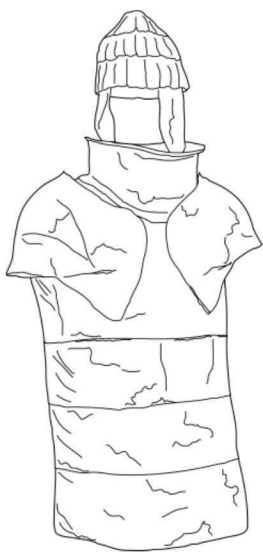


成功的步兵部队是希腊步兵和罗马步兵，他们均侧重于突击编队。由于本章考察步兵，因而将集中关注这两支军队。不过，对它们的分析必须以贯穿这一时期的步兵部队为背景，而且即便是这两支军队，也需要散兵或投射部队的支持。因此，为了全面理解步兵在这一时期的作用，必须考察后者的发展情况。

远古步兵

部落是起源于一个共同祖先的群体，这个祖先可能是个真实的人，也可能是个神话英雄，甚至是个神。他们通常认为外人是危险的，而与之发生冲突则是正常的。这就为突击作战提供了最原始的固定形式：在部落里，所有的男人都是猎手兼战士，通常经由宗教仪式标示其成年，而男人的声誉则需通过接近并大量杀死敌人来确立。战争往往被视为狩猎的一种形式，虽然征服或根除敌对部落的情况并非没有，但是为了牲畜或者女人，或者仅仅只是为了战斗需要而发动突袭，则是部落战争最常见的类型。部落文化以及与之相伴的尚武精神从古代延续至今，在这一时期的各群体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我们所见，在那些被指认作“蛮族”的群体中则未必如此。然而，从大约公元前 9000 年起，随着定居农业国家的出现，由于纪律严明、等级森严的国家征募以及组建纪律严明、等级森严的军队，战争就发生了质的变化。此外，占据永久领地以进行防御或征服使得大规模会战成为必要。败军在会战中遭到歼灭，胜利者则对争议领地的占领更加稳固。因此，“文明”的到来导致了对于有组织的突击部队编成的需求。

方阵是最古老的战斗队形之一，即步兵密集编队，手持长矛或刺枪作战。“方阵”是一个希腊语词汇，意思是“滚筒”。方阵与古希腊军队及亚历山大大帝紧密相关。不过，



公元前 2500 年左右的铜盔甲。该盔甲在登德拉发现的，属于迈锡尼的一名酋长，头盔由野猪的獠牙制成。

在此之前 2000 年，在南美索不达米亚各城邦于公元前 3000 年左右创建的军队当中，方阵就已得到了运用。

“秃鹫碑”，得名缘于它描画了秃鹫啄食败军尸体这一当时寻常的主题。记录了拉格什王朝的安纳吐姆国王，在公元前 2500 年~公元前 2400 年所取得的一场胜利。此碑刻画了两类步兵，其中的第一种无疑就是方阵。我们无法确认这一方阵中的部队是否身披铠甲，因为他们的身体从肩部至脚踝都隐蔽在巨大的长方形盾牌后面。但是他们戴着青铜头盔，从头部覆盖到颈部，并带有护鼻，类似于 2000 年之后希腊重装步兵所戴的科林斯式头盔。士兵们的盾牌交叠成墙，长矛夹于腋下并斜指向前，铜矛头密集如林，这表明其制胜的法宝是集中兵力及迅猛攻击。大约同一时期的一把乌尔竖琴的共鸣箱上也描画有方阵部队。士兵们戴着与秃鹫碑上士兵相似的头盔，身披似乎是长及脚踝、以

铜钮加固的皮斗篷，还装备有双人长矛，矛的长度则可能是因为艺术方面的原因而被缩短了。秃鹫碑上还描画了另一种步兵，他们除了戴着与方阵士兵相似的头盔以外再无护身之物，手中所持的是长矛和圆刃斧。

大多数武器都以青铜制成，但由于在中东地区用于合成青铜的锡很稀有，因而其中很多都质量低劣。不过，考古学家们所发现的许多武器都以银或金制成，并作为身份的标志与君王或贵族随葬。这些武器可能是标准战场武器的优质变体，包括矛、斧和短剑。矛明显设计用于在短兵相接时进行刺杀而非投掷，早期的矛以长柄脚或钩状柄脚将矛头固定在矛杆上，以确保矛在刺入敌人身体或抵住盾牌时不致脱落。斧为圆刃，用以击碎头盔或头颅。短剑虽然确有精致的礼仪用剑或装饰用剑，但它们无疑是用来作为后备武器的。有趣的是，就苏美尔人在战争中对要塞防御的重视而言，虽然其对投射武器的使用并非全然不被世人所知，但在考古记录和同时代的图像当中却几乎见不到投射武器的踪影。

战车在苏美尔军队中得到了使用，但它们似乎并不是主要的攻击兵器，而是用于运送指挥官或战士，指挥进攻或投入战斗都是在车下进行。尚武精神的终极表述：战士是这一时期较早阶段许多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往往被神化以教导后人。不过，秃鹫碑上及其他地方所描画的方阵，肯定曾在苏美尔人的作战中起到过关键性的作用，或许是构成战线的中央部分，而携带矛与斧的轻装部队则在侧翼作战。苏美尔人方阵的运用方式可能与马其顿方阵相似，即以其牵制敌方中央部队，同时由战车或轻装部队对敌方一翼或两翼发起猛攻来解决战斗。另一种方式是以编成“松散队形”的方阵士兵作为轻装部队，进行围攻或在丘陵地带作战。

埃及步兵

古王国时代的埃及（公元前 2650 年～公元前 2150 年）在征募成年男性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支民兵大军，其人数可达数万，后来又补充了来自南部努比亚的雇佣部落的战士。虽然埃及间或发动深入努比亚境内的惩罚性远征，但边界设防的政策已足以保护埃及免受主要来自利比亚和努比亚部族的劫掠。公元前 2150 年左右，古王国在自然灾害与内战的打击下分崩离析，直到中王国（公元前 2050 年～公元前 1640 年）崛起。中王国的军队建立在“一百征一”的成年男性征募制度基础上，并由法老本人选定的高级职业军官指挥。根据记载，其中的一个职务被称作“突击部队指挥官”，这意味着有突击重装步兵团队的存在。

无论谁想要再次见到自己的人民，就必须记住要让自己成为一名勇敢的战士……要想活命就必须赢得战争。胜利者杀人，失败者被杀。

——色诺芬

从公元前 1720 年以后，埃及遭到了希克索斯人的入侵。希克索斯人是苏美尔人的一支，他们穿越西奈半岛而来，充分利用了埃及内部的政治分裂局面及其自身的技术优势，在不迟于公元前 1674 年左右征服了埃及。希克索斯人引入了中东的技术，从而改变了埃及的军事文化。首先，他们教会了埃及人如何为决定性的机动作战制造坚固耐用的战车。其次，他们教会了埃及人如何制造高质量的青铜武器。最后，他们带来了复合弓。先前，埃及人所使用的是木或藤制成的单一弓，射程大约为 100 米（328 英尺）。复合弓源自亚洲，弓身为木芯，以内侧所粘角条和外侧筋带加以强化。这样的弓在挂弦之前会向后弯曲，因而需要相当的力量才能拉开，但其有效射程达 200 米（656 英尺），特别是再加上新式青铜箭簇，精度与射

程都有所增加。更晚一些的复合弓射程几乎增至 3 倍，并且能够在 200 米（656 英尺）开外射穿金属盔甲。虽然突击依然拥有其重要地位，但装备了复合弓的古代军队越来越依赖密集排列的弓箭手了。

新王国（公元前 1565 年～公元前 1085 年）的军队是埃及式编制与希克索斯式技术的结合体，新的作战原则的基础是攻势机动，其核心是一支被许以战利品、奴隶以及土地的职业军队。这支军队随着子承父业而发展成了一个独特的“军事世袭阶级”。在国家危急时刻，军队会通过征兵来补充兵员，最初是“一百征一”（和中王国时期一样），但是到了海上民族在公元前 1200 年入侵时，扩大到了“十征一”。新王国并不是一个部落社会，而是一个半城市化社会。在这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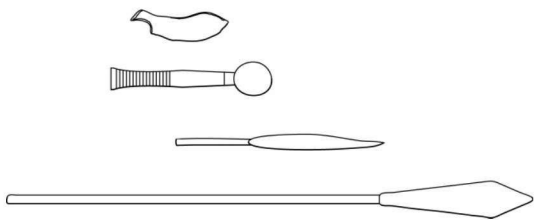
社会里，并非所有的男子都是战士。因此，士兵们在获准接近敌军之前要接受基本的训练。有一幅图画就描绘了弓箭手们在显然是专门教员的指导下进行射击练习的场景。

遗憾的是，能够获得的两次战役记录——美吉多战役（公元前 1482 年）与卡迪希战役（公元前 1300 年），更多地颂扬了与之相关的法老图特摩斯三世和拉美西斯二世的天赋异禀，而不是对战斗加以描述。不过，有关新王国军队中步兵如何作战的图像及文献佐证材料多有发现。埃及正规步兵编为 250 人规模的连队，其下再分成 50 人的“排”。到卡迪希战役时主要有两种类型，即已全部装备复合弓的弓箭手和突击部队。贯穿整个新国王时期，弓箭手们通常都只以缠腰布或短裙蔽身，显然并不打算和敌人短兵相接。然而，突击部队的装备则经历了某种

程度的演变。在哈特谢普苏特女王时期(公元前 1503 年~公元前 1482 年)的一块浮雕上,部队装备的是宽头矛和带小铜头的短斧,以及短圆顶木盾。从公元前 1500 年开始,士兵们穿上了铠甲——通常是以硬布包裹身躯,但也戴着皮制或铜制头盔,有的部队还装备了类似于祖鲁人的伊科瓦(短柄宽刃矛)的短刺矛。到了不晚于卡迪希战役的时候,布甲成为了突击部队的标准装备,而他们所用的盾虽然是和以前一样的圆形设计,但已经大到足以形成方阵似的盾牌墙了。青铜手斧被科佩什所取代,科佩什是一种刃口极度弯曲但却没有刃尖的单手铜劈斧,既不完全的剑,也不完全是斧。有些士兵则拿着将笨重的圆头和半圆的斧刃结合在一起的狼牙棒斧,这种斧需要以双手舞动。

考虑到复合弓的杀伤力与精准度、埃及弓箭手的训练程度以及当时具备有效防护力的盔甲的稀少,围绕密集箭阵确立步兵战术将被证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弓箭手显然排成直线,并接受了齐射训练,以支援战车部队或突袭部队进击。攻击部队会先投出矛枪,再以科佩什或斧与敌军短兵相接,此时敌军阵线已被众多而强劲的投射武器瓦解了。

埃及步兵中也有雇佣兵。新王国时代早期,努比亚部族中的麦德查人就在埃及军队中充当散兵。他们拿着木弯弓,且颇受器重,



埃及武器分类图,从上至下:刀、石与木制的棍、剑、矛。所有的刀刃都由紫铜或青铜制成。



公元前 2000 年左右的埃及士兵模型,它是在艾斯尤特省埃姆沙王子墓中发现的“私人军队”的一部分。该士兵缺少盔甲,其盾牌也是由兽皮简易覆盖的木质盾牌。

后来成为了国王谷法老墓的守卫。从大约公元前 1200 年开始,中东地区多次遭到“海上民族”的入侵。他们是发源于小亚细亚和爱琴海的印欧语系部族,其中最著名的是在迦南沿巴勒斯坦海岸定居的非利士人。早在发动大规模侵略之前的好几代人,“海上民族”就开始以商人、移民以及雇佣兵的身份渗入到埃及社会,拉美西斯二世的一名护卫就来自卡迪希的谢尔登部落。谢尔登人是历史上最早的专业剑士,而剑这种武器显然是源于印欧语系部族。同时代的图画描绘了谢尔登人和非利士人,他们都身穿铜甲、头戴铜盔,谢尔登人的头盔有角,而非利士人的头盔则环饰以羽冠。在图画中,他们都拿着直径约 1 米(3 英尺)的单拉手圆盾,这种盾比埃及盾更适应斗剑的猛烈步法。他们的主要武器是砍剑,长约 1 米(3 英尺),剑尖为锥形,剑

柄与剑身似乎是一次浇铸成型——就和当时的青铜刀一样，后者现在陈列于大英博物馆。剑最初大概也是由青铜制成，但是从公元前 1200 年之后，铁的使用逐渐增多，这种新金属提供了优质的刀刃。我们所知道的非利士勇士歌利亚和迦特的故事表明，勇士之间的单打独斗是“海上民族”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铁战士：亚述人

尽管历史学家们往往避而不做类比，但还是会忍不住把从公元前 900 年～公元前 612 年称霸中东的亚述帝国看作纳粹德国的古代先祖：这是一个侵略成性、穷凶极恶、复仇心切的政权，其赖以支撑的战争机器卓越而成功。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军一样，亚述军队在其所处的时代，技术和作战思想都是最先进的，并且在其后数代都是其他军队的典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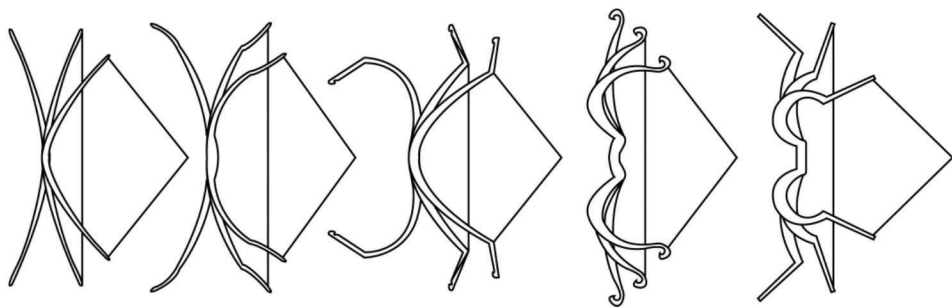
亚述人首先大量使用铁制武器。与熔炼青铜所必需的锡不同，铁在中东蕴藏丰富，因而铁制武器不仅优于青铜武器，而且还能大量生产，这就有可能装备相当庞大的军队。公元前 845 年，亚述国王撒幔以色列三世曾带领着一支 12 万人的大军进军叙利亚；美吉多战役和卡迪希战役时，埃及与亚述军队皆为 2 万人。亚述人需要庞大的军队，因为他们几乎始终处于战争状态：征服历史上迄今所见最大的帝国，并使用高压手段，以及间或彻底的恐怖行为来维持统治秩序。同时期的记述较少关注战役的军事细节，而是更多的是兴高采烈地详细描写如何活剥俘获的敌军首领并杀尽或强行驱逐其部属。图画所描绘的是陷落城池的城墙上密密麻麻挂满了钉在尖桩上的尸体，亚述士兵用敌人的首级向国王致敬。亚述人的心脏地区是伊拉克北部的富饶领地，他们的征服始于大约



在图腾克海曼墓中发现的图腾克海曼雕像，展现了法老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正举起长矛要杀死敌人。

公元前 1100 年，也就是抵御西部阿拉姆人袭扰的部落冲突升级之时。在亚述纳西拔二世国王治下（公元前 883 年～公元前 859 年），亚述开始奉行连贯的战略，征服了叙利亚及黎凡特，并在公元前 877 年兵临地中海。亚述纳西拔的儿子撒幔以色列二世在位 35 年，其中有 31 年在打仗，最著名战役则是公元前 853 年在卡尔卡对阵叙利亚领导的联军，这是亚述军队所经历过的最大规模的战役。有关此役的记录少得让人沮丧，但是我们确信此次胜利代价高昂，因为亚述人暂时放弃了征服叙利亚的企图。

在这一扩张主义阶段的亚述军队是一支合成兵种军队，包括一支战车打击部队和一支大规模的骑兵部队，但其骨干力量还是它的步兵。亚述军队的兵员配备是通过某种



兼职征募制度来完成的，即在夏季征募亚述农民，而在收获季节则把他们放回家，以免贻误农时。亚述人留下了很多关于其军队作战的写实图片，与埃及人不同，他们描绘了全部兵种和各类士兵。源自撒曼以色列二世某一宫殿的巴拉瓦特大门及其 16 根加固铜条现陈列于大英博物馆，每一根铜条分别描述了某一次战役中的事件。其中之一可能展示了卡尔卡的战斗场景：支援战车进攻的弓箭

手们隐蔽在枪兵所持的小方盾后发射。这两类士兵都戴着独特的亚述圆锥形头盔，穿着长及脚踝的无袖锁子甲。铠甲显然由皮革制成，上面缝着竖直铜条，这是一种已为考古发现所确认的款式。大门的铜条上还描画了集结起来的弓箭手向筑有城墙的城镇密集齐射的场景。巴拉瓦特大门提供了古老的证据，证明每位弓箭手惯常都会伴有一位携盾侍从，主要是为了保护其免遭敌方投射武器的杀伤。

衰落与复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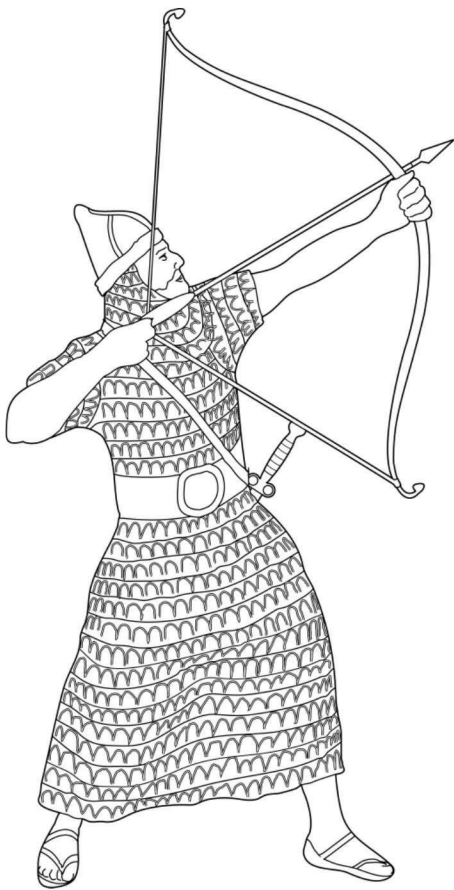
撒曼以色列的继任者是一连串软弱的国王，他们见证亚述遭受了 80 年的衰落，直至臣服于他们所憎恶的敌手巴比伦。随后，亚述在提格拉·帕拉萨三世（公元前 745 年～公元前 727 年）统治下开始复兴。他对军队进行了全面改革，重申对帝国的中央集权，再次占领了地中海沿岸地区，甚至征服了巴比伦。在萨尔贡二世及其子孙统治时期（公元前 721 年～公元前 627 年），亚述帝国的疆域到达极致。西拿基立征服了非力士人，并在公元前 701 年对耶路撒冷进行了不成功的围攻，随后，在公元前 693 年为报复反叛者而夷平了巴比伦。不过，到亚述巴尼拔



根据当时雕刻描绘的波斯弓箭手和持矛士兵。持矛士兵的盾牌很坚固，保护了躯干的大部分。两人身上都配有短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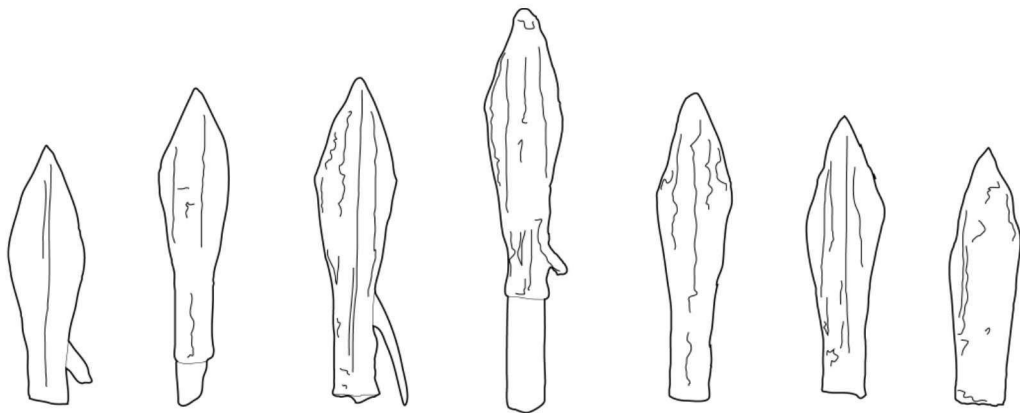
统治时期(公元前 668 年~公元前 627 年),亚述的战线被拉长。帝国的北部边界不断遭到米底亚王国和草原游牧民族锡西厄人的威胁,而东部边疆则处于复兴了的巴比伦的重压之下。公元前 615 年,米底亚人入侵并洗劫了亚述。公元前 612 年,一支米底亚与巴比伦联军将亚述首都尼尼微洗劫一空。从此亚述帝国结束了。

提革拉·帕拉萨三世将征兵制度改为按行省征募,同时也要求附庸国提供兵员。提革拉·帕拉萨时期的图画表明,弓箭手与携盾侍从的搭配得到了保留,但在这一时期,



亚述弓箭手做好射箭准备。他携带一把剑用于自卫,但是亚述弓箭手通常由专门的持盾士兵掩护,保护他们免受敌人弓箭袭击。

盾牌往往被弃而不用,取而代之的是高高的便携式苇制挡屏。这种挡屏外覆金属或油浸兽皮,上部弯曲,以保护弓箭手和携盾侍从免受俯射火力杀伤。盾牌有可能是在野战时携带,而挡屏则在攻击设防阵地时使用。到公元前 700 年,编队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大英博物馆陈列有公元前 700 年~公元前 692 年的尼尼微刻板,描绘了西拿基立作战的情景,其中一块展示了公元前 701 年对犹太城市拉吉的攻击。画面前部是一个类似于方阵的突击部队编队,纵深六七排,战士们手持圆盾和约 2 米(6 英尺)长的投掷枪,身穿改短了的锁子甲,头戴新式头盔,盔上有前倾的马鬃盔缨——他们可能来自皇室禁卫军。在他们后面是六七排弓箭手,有些弓箭手并无铠甲护身,而有些弓箭手所穿的铠甲则和巴拉瓦特大门上所画的祖先们穿的类似。再后面是 3 排投石兵。支援突击部队的投射火力相当强大。考古证据表明,亚述复合弓所发射的铁头箭由国家工场制造,其射程可达 650 米(2132 英尺),而投石兵所用的尖头弹射程可达 100 米(330 英尺),并且能够刺透盔甲予敌以严重的杀伤。可能的情况是,投石兵对城垛上的单个目标进行“狙击”,而弓箭手则以覆盖面更大的密集齐射来支援攻击部队。每种部队似乎都构成了一个单独的单位或次单位。但是,同一时期同一地点的另外一幅图画显示,在矿场看守奴隶的部队明显是以弓箭手加枪兵进行配对编组的;还有另外的图画则显示一名弓箭手从挡屏后面射击,就像提革拉·帕拉萨三世时期那样——虽然这些可能是历史性或示意性的图像。大约公元前 620 年的另外一块刻板再次证实弓箭手和枪兵是分别编队的,此时距亚述帝国终结不到 10 年。不论编队形式如何,亚述步兵都既能围城,亦能野战,还可进行反游击作战,并且明显受过如



乌克兰基辅附近的公元前 4 世纪墓中的斯基台箭头。箭头全部由青铜制成。3 个箭头上带有长长的倒钩，防止中箭者轻易拔掉身上的箭。

何与其他类型的步兵及其他军种协同作战的训练。

波斯人的崛起

公元前 550 年，波斯王子居鲁士推翻了米底亚末代国王的统治，并发动了一系列征服巴比伦和安纳托利亚的战役。居鲁士的继任者们又吞并了埃及、印度北部以及东南欧的一部分。这一时期的波斯军队建立在帝国行省各自征兵的基础之上，其规模即便按 2000 年后的标准来看也是相当庞大的。希腊历史学家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被人们公认为是惯于夸张，据他估计，薛西斯大帝的军队在公元前 480 年为 240 万人，其中步兵 170 万人。罗马历史学家阿里安估计，亚历山大在伊索斯（公元前 333 年）面对的是一支 60 万人的波斯大军，而在高加米拉（公元前 331 年）面对的则是 100 万人的步兵。另一位罗马历史学家昆图斯·科丘斯·鲁弗斯较为谨慎，他估计在伊索斯的波斯军队为 11.9 万人，而在高加米拉则为 24.5 万人，其中步兵 20 万人。虽然我们无法核实这些

数字，但是大多数记述都间接表明，这些军队中有相当部分都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且毫无战斗精神。因此，他们一再败给规模较小但训练与指挥更为得当的希腊与马其顿军队。

波斯军队编为“哈扎拉巴姆”（千人），下设“萨塔巴”（百人），再分为“达撒巴姆”（十



公元前 6 世纪～公元前 5 世纪的亚述弓箭手。左大腿后悬挂着箭袋和箭。他带的是一种复合弓。

人)。早期的波斯军队,其骨干力量是一支依赖密集箭阵支援的正规步兵部队,并且延续了亚述人将弓箭手与携盾侍从配对编组的做法。步兵编队的前排为持大盾的士兵。他们所持的大盾为长方形,由皮革与柳条交错编织而成,长度从肩部直到脚踝。每十人排成一个纵列,十夫长持大盾站在前面,9名弓箭手则排在他后面。十夫长手拿一支2米(6英尺)长的刺枪保护自己小队的其他人;如果他倒下了,那么弓箭手们就得用短小、弯曲、有刃无尖的弯刃刀尽力自卫了。有意思的是,波斯人最初所用的并不是复合弓,而是简单的藤弓,其有效射程大约为150米(492英尺)。波斯弓箭手尚能支援骑兵冲锋,但是正如在马拉松和普拉提亚的惨败所证明的那样,其整体射击实力缺乏进行决定性攻击的力量。一旦与希腊人或马其顿人短兵相接,护身盔甲的缺乏又使波斯人处于劣势。来自苏萨波斯皇宫的一块釉面砖雕显示,王室侍卫们身穿缝有军团徽章的及踝长袍,但并无盔甲,我们可以猜想,前线步兵部队的装备不会更好。在一篇少有的希腊人对波斯人勇气的颂词当中,希罗多德谈到,在普拉提亚(公元前479年),虽然持大盾的士兵被斯巴达方阵击溃,但他们后面的波斯弓箭手们仍英勇战斗,但是由于缺少盔甲,也缺少白刃战训练,最终被打败了。因此,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波斯军队都会设法从准备好的阵地上或从自然障碍物后面射击。

除了波斯人和米底亚人以外,波斯步兵的大部分是从属民中征募,各分遣军团都运用本民族的武器、编制方式以及战术技巧。希罗多德记录下了公元前480年薛西斯军

中的35个不同民族。这些部落分遣队中的许多人似乎都是和波斯人一样的弓箭手,但是阿拉伯人分遣队携带着复合弓,吕底亚人的“装备与希腊人并无太大区别”(这意味着薛西斯可能拥有一支小规模的重装步兵部队),而色雷斯人则手持“标枪、小圆盾和小短剑”(这暗示着散兵主要是由他们充任)。

波斯军队在接下来的150年里逐步发展,而其中的部分缘由是公元前490年~公元前479年他们在希腊的遭遇。为了努力改变缺乏重装步兵的状况,波斯军队重新装备了库尔德人、米西亚人和其他雇佣军,让他们手持刺枪和大皮盾作战。在可能的时

候,波斯人也雇佣希腊雇佣兵,主要是以方阵编队作战的重装步兵,但是也雇佣轻盾兵和其他散兵。这其中最著名的是色诺芬的“万人军”。在他的《远征记》中,详细叙述了上万雇佣兵在库那克萨战役(公元前401年)之后从波斯帝国心脏地带撤回的过程。《远征记》是有关这一时期战争的详尽、直接的记述。亚历山大在伊索斯面对3万希腊雇佣重装步兵,还有6万卡尔达卡部队。按照阿里安引用亚历山大麾下指挥官托勒密的说法:卡尔达卡为“重装步兵”,由年轻波斯贵族组成。不过,色诺芬将他们描述为伴随君王狩猎的人,携带着两支标枪、一把弓和一柄镐式青铜战斧。公元前4世纪70年代,雅典雇佣军指挥官提谟修斯可能把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改编为重装步兵,而其他人则被重新训练成了轻盾兵。伊索斯战役时,希腊雇佣军方阵的两翼各部署有3万卡尔达卡掩护部队,这也间接表明了这种可能。卡尔达卡部队显然没有在高加米拉出现,但是波斯皇室禁卫军参加了

雅典人奔跑着冲向侵略者。
当波斯人看到雅典人向他们跑来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肯定疯了……因为波斯人可以看到极少的雅典人。

——希罗多德

此次战役，他们所持的2米（6英尺）长刺枪，其柄端的平衡物为苹果状，故禁卫军被称作“苹果兵”。那块发现于庞培的著名马赛克展现了亚历山大攻击大流士三世战车的场景，上面描画了两名“苹果兵”，一人手拿长枪，另一人则拿着一把弓，这暗示“持大盾士兵”类型的编成方式也许被保留了下来。枪兵拿着重装步兵盾牌，弓箭手则穿着显然是以铜钮加固皮条制成的胸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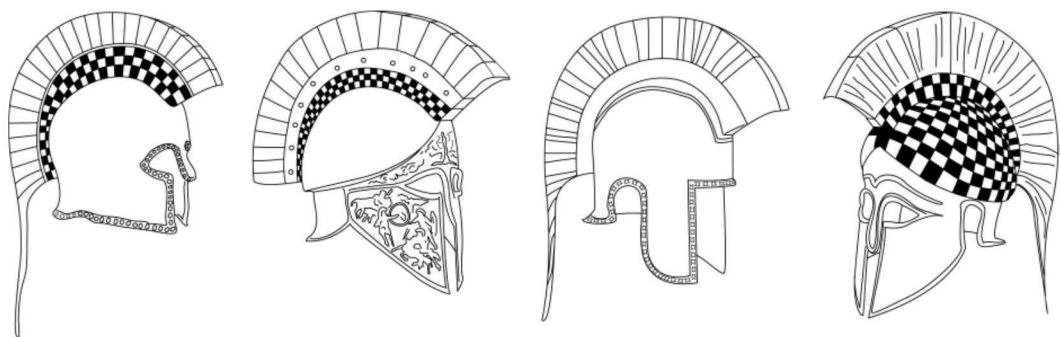
重装步兵

与那些中东帝国的军队相比，古希腊军队显得规模很小、技术落后而且战术简单。不过，希腊人在马拉松战役（公元前490年）和普拉提亚战役（公元前479年）中却让波斯人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公元前480年，7000斯巴达人及其盟军在温泉关阻止了至少十倍于己的波斯人前进的步伐。希腊军事文化与中东地区大相径庭。尚武精神依旧深入人心，造就了依靠重装步兵进行突击作战的军队。重装步兵也就是装备重武器、以方阵编队作战的步兵。重装步兵的兵员来自有产公民，大多数战斗的结果都关系着他们的个人利益，而且他们都深受民族主义宣传和英雄神话的教化。因此，希腊民族史诗《伊利亚特》及其对英勇的一对一格斗的详细记述，更适合用于考察古希腊军事思想而非军事历史。

《伊利亚特》由荷马在大约公元前800年编撰完成，描述了特洛伊战争（约公元前1000年）中的一个时期，核心内容是希腊英雄阿基里斯和特洛伊人赫克托之间的世仇，同时也穿插有其他情节。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人”来自前古典时期、青铜器时代的迈锡尼文明，时间为公元前1400年～公元前1000年。荷马所描述的是迈锡尼时期的战争，是他自己所处时代，还是两个世纪后的

战争，或者是对两者进行了艺术融合，这一点难以确认。考古证据表明，迈锡尼军队可能受到了中东军队的影响，由受到步兵编队支援的战车部队构成。考古发现的武器包括铜砍剑和大刺枪的宽铜头，前者与“海上民族”所用的并无不同。出土于迈锡尼的所谓“勇士花瓶”描绘了一名手持刺枪和新月形盾牌的战士。他戴着可能是由青铜或颗粒皮革制成的角状头盔，穿着制作材质无法辨认的胸甲和颈甲。荷马叙述了战士之间的一对一格斗，没有证据能够否认其真实性——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表明，这种做法在“海上民族”中已成习惯，而“海上民族”和迈锡尼人时代相同、文化相似。不过，许多历史学家辩称，这种情况更多地发生在荷马自己的时代，即所谓的希腊“黑暗时代”。这一时期的战争就是毫无纪律可言的混战，尚武精神至高无上，贵族和战士们都会为了声望而进行决斗。

公元前700年之后，随着科林斯人、斯巴达人以及阿戈斯人逐步发展出重装步兵方阵，战争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导致这一发展的有两个因素，一个是经济因素，另一个是政治因素。经济方面，重新开启贸易路线以及在意大利、安纳托利亚和爱琴海诸岛建立殖民地，既增加了财富，也增加了能够负担得起盔甲和武器开支的男子数量，盔甲和武器在以前可是小贵族的标志。方阵的政治文化根源则在于大约同一时期出现的城邦。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自给自足的自治体，由某种团体意识和某种共同目标意识联合起来，这两种意识则表述于对所有公民具有同等约束力的一套法律及公民义务之中。在雅典，所有自由的男性都必须对城邦的决定进行表决——其实是被奴隶们“拉”到卫城投票。所有的高级官员，包括军事指挥官，都经由选举产生并有固定的任期



年限。在斯巴达，所有的男性公民都要接受终身的严格军事训练并遵从一套行为规范。这套行为规范由传奇立法者莱克格斯在公元前 8 世纪制定，自两位执政官以下的所有人都要受其管束。

对城邦的主要义务是在战时保卫它。这一点在斯巴达被发展到了极致，所有男性终身都是应征士兵，被禁止从事除军人以外的任何其他职业。不过，即使是“民主的”雅典，也要求所有年龄在 17~59 岁的男性公民在战争时效力。因此，可以认为方阵就是武装城邦，是一个公民战士的平等集合体，他们受爱国主义激励的程度是任何征募士兵、雇佣军或职业军人都不曾达到的，他们的身体就是国境的象征。再加上方阵之中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几乎完全相同，我们发现这样的编制与诸中东帝国军队的编制是迥异的。

基本装备

重装步兵的基本装备部分是其由之得名的重盾或阿尔戈斯盾。重盾为浅碗形，最初是木质、边缘镶铜，但后来是整体包铜，直径为 80~100 厘米（31~39 英寸）。重盾有两个把手，包括一条横过盾牌中心、可供左臂插入至肘部的皮带或金属带，以及另外一条位于外缘，有供手抓握的绳索或皮制把手。因此，重盾可以牢牢地固定在前臂上，其凹度则意味着可以把它搁在肩部，这使得它更便于携带，但在易用性上它要比单把手盾

希腊重装步兵的头盔。从左至右：简单的科林斯式头盔，典型带有长长的面部护甲的科林斯式头盔，后期的伊利里亚头盔，后期的科林斯式头盔，结构为佩戴者耳朵留出了空间，以提高听力。

牌逊色。重盾总是会被绘上纹章，如戈耳贡、弥诺陶洛斯以及其他妖怪的脸尤为常见，但斯巴达人严格奉行整齐划一的原则，他们的盾牌上绘着字母“Α”，代表“战士”，这是他们更为准确的名称。

重装步兵装备中的另一个独特部分是同样风格各异的头盔。最常见的是科林斯式头盔，它护住了整个头部和面部，在眼、口部位开有 T 形裂口，后来还加上了护鼻。这种头盔进一步发展成了不遮蔽面部，装着带铰链护颊的阿提卡式头盔。不过，最早的头盔是伊利里亚式的，它护住了头颅和面颊，但并不遮蔽面部，盔顶有一条独特的脊状凸起。后来的色雷斯式头盔的原型是色雷斯式尖顶狐皮帽，它带有护面盔檐和长护颊，有时于下颚处交会并雕刻成胡须状。

对于重装步兵是否还披挂其他铠甲，存在着不同意见。有些历史学家刻板地理解希腊艺术，认为重装步兵作战时并无铠甲护身。不过，其他的艺术作品和考古发现并不支持这种理论。铜制胸甲和颈甲已大量发现，还有许多艺术品描绘了身披铠甲的重装步兵。其中的一件艺术品是年代大约为公元前 650 年的威吉陶瓶，瓶上显示，重装步兵